



小学生文库

冯婉贞



I 287.53

小学生文库

FENG WAN ZHEN

冯婉贞

宋衍申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一味退让，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祖国大好河山横遭践踏，世界名园——圆明园被付之一炬，中国人的鲜血流成了河。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自发“办团练，修塞墙”，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抵抗侵略者入侵的英雄豪杰，冯婉贞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只有19岁的普通猎户女儿，凭着超群的武艺，机智勇敢地率领百名谢庄青少年，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洋鬼子不计其数，为抗击英、法联军做出了光辉榜样。

冯婉贞的事迹史料存留不多，本书作者以饱满的爱国激情，流畅的文笔，塑造了这位可敬的女英雄形象。这是一本向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小学生文库

冯 婉 贞

宋衍申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76,7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970册

统一书号：R10091·1026 定价：0.49元

致 小 读 者

《小学生文库》是专门为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内容丰富，品种多样，装帧新颖。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树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海底的奥秘，鸟兽鱼虫的生活，金银铜铁的性能。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了解世界，讲今论古，走向社会。它能告诉你什么好，什么坏，什么错，什么对……

《小学生文库》一共要编三百多种。就分类来说吧，有自然科学、社会常识、思想品德教育、历史地理、文学艺术、课外活动辅导材料，等等。

《小学生文库》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

《小学生文库》编委会

《小学生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君健、严文井、李 新、
陈 放、陈伯吹、茅以升、
高士其、黄庆云、谢冰心、
董纯才、蒋锡金

—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人们说，年月荒乱，老天爷也心绪不佳。这不，眼见到了阳春三月的节令了，天气还是冷飕飕的。连日来阴云密布，太阳也不肯露脸儿，雨和雪在天空中乱糟糟搅成一团，下个没完没了。让这鬼天气一闹，人们更心烦意乱了。

北京西郊燕山脚下海淀镇上，当街有个“顺记皮货栈”。这个皮货栈实在小，和附近那些大商号一比，不留心的人几乎瞧不见它。要不是门口挂着一张破兔子皮的货幌子和门楣上还有“顺记皮货栈”五个小鼻子小眼的横书楷字，真看不出这是一处买卖人家。这家买卖家人口不多，只有长得精瘦的王掌柜和王掌柜的老伴，脚小得堪称“三寸金莲”的王大婶。老夫妻俩都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可是还没生下一儿半女。王掌柜本来是海淀镇东边十五里谢庄的一个猎户，口捏肚攒，攒了几两银子，在道光

二十年（一八四〇年）那年搬来海淀镇，开起了一片买卖皮货的小店铺。当时王掌柜还血气方刚，巴望着一步步顺顺当当地把这个小货栈发展成为一个大商号，所以起了个“顺记”的字号。可就在“顺记皮货栈”开张的那年，英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残酷地打击，“顺记皮货栈”从它开张的那天起，生意就从来也没有顺利地发展过。这两年，王掌柜老夫妻俩早已绝了发家致富的奢望，再说也没个儿女，即使发了财，到了两眼一闭那天，又给谁去？所以，只图能有个打发日子的薄利，就财神保佑了。

连日来，传言四起，风言风语地传说英国、法国的大兵舰开到了渤海湾。人们都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如果朝廷的军队守不住大沽口，北京也就危在旦夕了。所以镇上人、山里人、乡下人都人心惶惶。这小小的“顺记皮货栈”，自然也难得有顾客光临了。货架子上除了三、五张没人要的兽皮外，几乎是空的了。

此刻，王掌柜正背着手在柜台里一步三叹地踱着。看看快到中午了，他掀开通往里屋的门帘，对老伴儿说：“该给菩萨上二遍香了。”

王大婶在里屋回答：“正上呢。”

王掌柜夫妻俩供奉了半辈子观音菩萨了，每天早、午、晚三炷香，是照例不误的。最近两年，兵荒马乱，生意难做，老两口儿更把希望寄托到神灵保佑上了。

“咳、咳、咳”门外一阵马嘶。

“王大叔”，一个少女清脆如铃的声音几乎同时传进屋来。

王掌柜一听，就知道来人是谁。他赶忙走出柜台，一边走向门口，一边高兴地招呼：“唔，是婉贞姑娘送皮货来啦。”

王掌柜的话音还没落地，果然，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跨进屋门了。这姑娘个头挺高，但是长得挺匀称，细眉大眼，脸蛋鼓溜溜的，白里透红。一条长辫子甩到身后，辫梢上用红绦扎着个蝴蝶结儿，那蝴蝶儿随着姑娘轻盈的脚步，在腰间欢快地飞来飘去。这姑娘的美貌足以压倒海淀镇上所有的大家闺秀。可是她却不是海淀镇上的人，这从她那身猎户女儿的特殊装束上一眼就看出来了。姑娘上身穿着兔皮里、灰土布面的马甲，下身穿着黑大布的紧腿裤，脚没有裹，是个大脚板儿，脚上穿的是打猎人喜欢穿的“蹉蹉马”（一种高筒皮靴），肩头上背着一把防身用的长刀，右手还拎着一根二龙出须的马鞭子。站在那里显得又威武又秀气。这位叫做

婉贞的姑娘，姓冯，是王掌柜的家乡——谢庄人。冯婉贞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猎户冯三保的独生女，自称“野丫头”，由于冯婉贞武艺高强，人品又出众，她的名声甚至比她父亲的名声还传得远。

冯婉贞进屋就说：“王大叔，我给您送皮货来啦。”

王掌柜高兴地说：“我估摸你们爷俩该来了。”

冯婉贞说：“若不是天气不好，早来了。”

王掌柜问：“你爹没来？”

冯婉贞说：“庄里的青年后生学拳脚，拜他为师爷，更没工夫了。”冯婉贞把大刀和马鞭子撂到柜台里，又说，“皮货都在外边马背上呢，我去抱进来。”说着就往门口走去。

王掌柜赶紧边追边说：“咱俩来。”

说话间，两人把一大捆兽皮由马背上卸下，抬进了屋，放到柜台上。

冯婉贞坐在柜台前一张招待顾客的小方桌旁的木板凳上，问：“我大婶呢？”

王掌柜转身向里屋招呼：“我说呀，婉贞姑娘送货来啦，你没听着哇？”

“听着啦，我正沏茶呢，就来啦。”王大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回答着。她端了一杯茶水，笑眯眯地放到小方桌上，说，“哎呀，这个死天气，道不好

走吧？”

冯婉贞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骑着马呢。”接着又关切地问，“大叔、大婶，我爹问您二老吉祥。”

王掌柜和王大婶同声回答：“吉祥。”

王大婶喜爱地瞧着冯婉贞，一边瞧一边称赞：“真是的，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半年光景，婉贞姑娘越发出息啦。瞧瞧，长的象根儿水葱似的。”

冯婉贞并不象有些姑娘那样，别人一夸就忸忸害羞，她仍然大模大样的，她又喝了一口茶，笑了笑说：“一个山里的野丫头粗手大脚的，让人瞧着得吓死。”

王掌柜和王大婶都笑了。

王大婶疼爱地说：“死丫头，就会褒贬自个儿。”

冯婉贞站起身说：“王大婶，我给您做了床狗皮褥子。”说着打开放在柜台上的那一捆兽皮，从里边翻出一床花布面的狗皮褥子递给王大婶，“这物件隔凉又隔热，您能相中不？”

王大婶喜笑颜开地接过狗皮褥子仔细瞧着、抚摸着说：“我这老寒腿，有这褥子铺，敢情好。你大叔捣腾了半辈子皮毛，也没舍得给我做一床狗皮褥子呀。”又瞧瞧针脚，说，“这针脚又直又匀，好活计呢。”

王掌柜冲老伴说：“这回你得了宝啦。别光顾乐呵，还不拾掇点儿菜去。”

王大婶说：“甬你支派我。”转向冯婉贞，“今几个我可不上你的当了，不吃完饭不兴你上街去办事。”

见冯婉贞答应了。王大婶拿着狍皮褥子，乐呵呵地扭着小脚进了里屋。

王掌柜搬了一条凳子凑近冯婉贞跟前说：“听说没有？洋鬼子的兵舰又开到渤海湾了。”

冯婉贞说：“我们也听着点风声。我爹还特意让我问问您，头些日子您上天津卫都听到什么信儿啦？”

王掌柜说：“朝廷也调兵遣将了，天津卫满街筒子都是僧格林沁王爷的大兵。听那些当兵的说，当今皇上主和不主打，调兵遣将也是摆样子吓唬洋鬼子的。洋鬼子要是真打来，当官的得先鞋底子抹油——快溜。去年大沽口那一仗是怎么打赢的？还不是守炮台的士兵不听邪，硬要打，才打赢的？若按皇上的旨意，对洋人是‘万勿开衅’，打不得的啊！当今皇上、当官的都怕洋人。”

冯婉贞又问：“您收购的那些皮货都卖上价钱没有？”

王掌柜沮丧地说：“甬提了，上天津卫白搭了盘缠钱，如今世道这般荒乱，天津卫那些老主道也不

收货了。也不怪人家不收，你想想，往年从天津卫出海，有多少货都销放了。如今洋鬼子的兵舰横在渤海湾，哪只船还敢开出海去？后来我一看在天津卫卖不成，就转程回到北京。瞎！好歹算把我这一春八夏收的皮货脱了手，回来一算帐，刚够本儿。唉，这日子可不好熬了。”

冯婉贞听完王掌柜的叙述又是同情又是气愤，她说：“不把洋鬼子打服，咱们中国就甭想太平，咱老百姓也没有活路。”

王掌柜颓唐地说：“打，谁去打？皇上不主张打，当官的也不主张打，唉……”王掌柜抬起头，“婉贞，你说说，咱们中国人就坐等当亡国奴不成？！”

冯婉贞攥起拳头往桌子上一捶，说：“官怕洋人，皇上怕洋人，咱老百姓不怕！洋鬼子有枪，咱们有刀，想让中国人当亡国奴，没那么容易！”

王掌柜说：“老佛爷咋就不显显灵，刮一阵神风，把那些洋鬼子的炮舰都给它搁到大海里去喂王八。”

冯婉贞说：“皇上指不上，老佛爷也指不上，如今这世道，保国家打洋鬼子就得靠咱老百姓自个儿。到时候，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王掌柜忧心忡忡地说：“这个鬼世道，到哪天才能太平呢，唉……”

二

且说冯婉贞这天到海淀镇上来，还有另外一桩要紧的事要打听明白，就一边吃饭，一边问王掌柜：

“大叔，头两天庄里有人说，海淀镇上黑门楼那院儿的无赖杨大烟儿家，来过一个洋鬼子，有这事儿没有？”

王掌柜吃了一口菜，说：“有哇，有这事儿，杨大烟儿那个小子，啥乌龟王八蛋不招！”

冯婉贞咽下了一口饭，又问：“听说是个瘸子？”

王掌柜说：“那天我在门口一晃儿看着杨大烟儿领着一个跛脚的高个儿老头儿往镇外溜达，那人从头到脚都是中国人的打扮，我也没多留意看。后来听街坊上说，那个跛脚老头儿是个洋传教士。其实他也不是老头儿，顶多也就三十五、六岁，因为洋鬼子胡楂儿大，我当时还寻思是个老头儿呢。”

冯婉贞听罢，撂下筷子说：“看来庄里传的信儿都是真的，一点儿不假呀。”然后十分严肃地问王掌

柜：“没听说这个洋鬼子从哪儿来的？干什么来啦？”

王掌柜一看冯婉贞严肃起来，他也撂下筷子了，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就一边回忆一边回答：“说这话有两个多月了，是杨大烟儿上山东青岛他老姑爷子那串门领回来的，我估摸这个洋鬼子也准是在青岛跟杨大烟儿勾搭上的。来干什么，这可不知道。”

冯婉贞瞪起眼睛问：“这个洋鬼子叫什么名字？”

王掌柜转头想了想，摇摇头说：“也不知道。”他又想了想，“哎，有了。这事儿田老二准知道，问问他就是了。”

冯婉贞说：“就是给杨大烟儿家当‘打杂儿的’那位田二叔吗？”

王掌柜连声说：“是、是、是。”

冯婉贞问：“能把田二叔找来不？”

王掌柜向窗外瞧了一眼太阳，说：“说话他就该来了。对了，我还忘了说了，田二在上个月让杨大烟儿给辞了，眼下没营生干，就给镇上一些小买卖人家挑水挣几吊钱糊口呢。”

正说着，田二担着两桶水按时给“顺记皮货栈”送水来了。他头戴一顶破毡帽，满脸的胡须长时间没有刮，浑身上下的衣服黑补丁压着蓝补丁，简直就象游方道人穿的“百衲衣”，他的脊背本来有点儿驼，让担子一压，就更弯曲如弓了。他打从十

五岁起就给杨大烟儿家当杂工，担水、劈柴、推碾子、拉磨、扫院子、喂牲口这些杂七杂八的活计都是他一个人干，整天从鸡叫干到掌灯，一刻也不能停歇。要是光出力气，田二也还顶得过去，有时还要受杨大烟儿家老老小小的窝囊气，碰到实在吞不下去的事，他也反抗过几次。杨大烟儿渐渐觉得田二不那么百依百顺了，早有心辞了田二。田二呢？也看得明白，天下乌鸦一般黑，给哪家财主干，也得有横着吃、竖着咽的事，所以，自个儿也就认命了，哪叫自己家穷了呢！可是不幸的命运总是落到穷苦人的头上，他的老娘前年去了世，欠下杨大烟儿家一笔债；去年妻子难产死了，又欠下杨大烟儿家一笔债。生活的艰难逼得他过早地衰老了，三十几岁的人，冷丁一看，会以为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呢。

田二担水进了屋，抬眼一看是王掌柜老伴儿守柜台，便顺便问了一句：“老嫂子，怎么您看柜台呀？大哥呢？”

王大婶站起身说：“老屯来人送货了，在里屋陪着吃饭呢。”

冯婉贞听到说话声，扔下饭碗就由里屋跨出来，王掌柜也随后跟出来。

冯婉贞赶紧走过去，接下田二的扁担说：“田二

叔，我们正念叨您呢。”

田二一见是冯婉贞，说了声：“婉贞姑娘来了，您爹没来？”

冯婉贞回答：“我爹没来。”

田二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是没说出来，竟象一个孩子似的哭了。

冯婉贞一下子明白了，所以说：“田二叔，您别把那件事放在心上，我怎么也不能等您的钱花呀。”

冯婉贞说的“那件事”是什么事呢？

那是前年春天的事了：田二经手在冯婉贞家给杨大烟儿赊买了五张狐狸皮，当时讲定了半年后交钱，可是就在赊完狐狸皮半个月，田二的老娘过世了，欠了杨大烟儿一笔债，到了该交赊款的时候，狠心的杨大烟儿就把这笔赊款转嫁到田二帐上了，一张狐狸皮差不多顶上田二半个月的劳金，他哪里还得起呀？为这事儿他特意误了一天工到谢庄找冯三保父女，请求冯家往后延一延赊的帐。当时，冯三保除了大骂杨大烟儿“黑心肠，吃人不吐骨头”外，同时还安慰田二说：“别上火，多咱有钱多咱还，也不用您出利息。”田二千恩万谢告别了冯家父女，心里想：冯家父女真是好人呀，等转过年，说啥也要还上。可是，转过年，田二妻子死了，又欠了杨家一

大笔债，就更无力偿还冯家的赔款了。田二感到没脸去见冯家父女。可是，就在田二忧心如焚的时候，冯婉贞走进了田二的小破房子里，告诉田二：

“那笔赔款甬还了。”田二是个要理儿又要脸儿的硬汉子，他知道冯家父女是一片好心，但是他觉得就这样白花了冯家的钱，他田二往后都没脸儿见熟人。田二还是常常想着还这一笔赔款。哪料想欠杨家的债还没还完，他就被解雇了。现在他每天靠给几家小买卖送几担水换几吊钱，只能勉强糊口，哪有还赔款的余力？这件事几乎都变成了田二的心病了。现在见到冯婉贞，他又能说什么呢？田二难过地哭了。

王掌柜也知道这桩事儿，就劝田二说：“冯大哥和婉贞姑娘爷俩儿济贫救难的性子，您也不是不知道。那件事儿，您也别总搁在心上了。”

田二抹了一把眼泪说：“婉贞爷俩儿，风里来，雪里闯，也不容易，花他们的钱，我心里都疼啊！”

冯婉贞说：“田二叔，这年头咱们穷人靠谁？就得靠穷帮穷。再不兴您说那几个钱的事儿了。”

田二含着眼泪点了一下头。

冯婉贞把田二拉到板凳上坐下，说：“田二叔，刚才我还问我王大叔，杨家是因为啥把您解雇的，没等王大叔说，您就进来了，这事儿我和我爹还不知道呢，您说说吧。”